

# 2016 海上墨韵上海市第九届书法展获奖、提名作品 (二)

侯学洲说：

“这是我前年暑假写的一幅字。当时写不好小楷，又由于作品拼接坏了，所以放了两年没用来投稿。

篆书我写得很杂，其中峰山碑和吴让之写得多一些。这幅字的风格，是我第二次尝试。起初是为了训练工笔画线条。(我觉得画工笔画勾线还是用小楷笔为好)后来感觉不错，于是参加了些行草书的用墨方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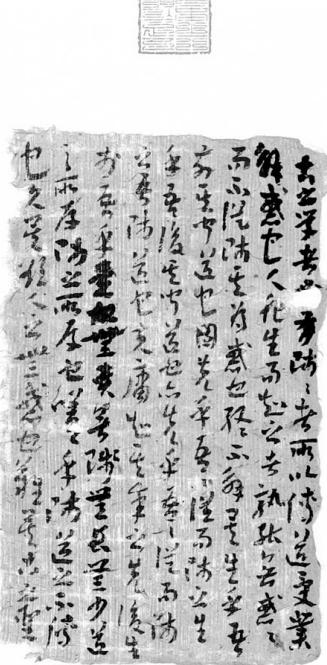
创作环境，一个人住进了停歇下来会觉得呼吸声吵的地方。这幅字是在那两个多周里写出的一件。”



卢玮说：

“三年来，我一直在自然书写中寻找理想状态，想像着古人的书写状态，希望笔底能流淌出属于自己的语言，抒写出自己的性灵与感悟，然而，总不如人意，虽然偶有灵光一闪的只言片纸，但这些吉光片羽终难构成一幅完整的作品。于是，每临创作展览作品，作品形式及其完整性成了首要问题，一旦这些问题解决，剩下的只是技术性的操作，在操作过程中偶现的灵光便成了作品的亮点，作品的创作便成了为整体服务的抄写过程，便成了制作，当代展厅中那么多精心制作的作品中，已很难找到作者的心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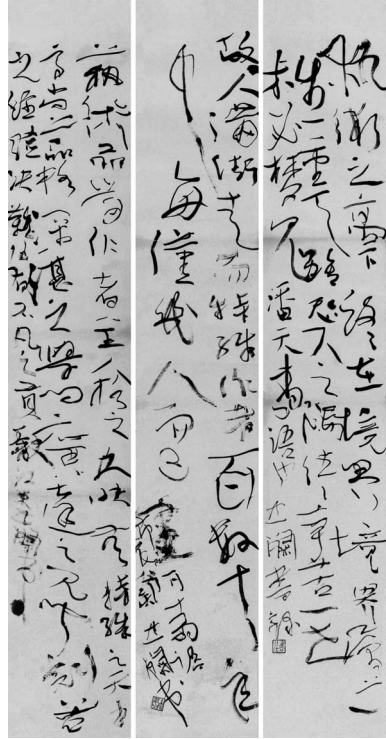
这件作品经过预先设计，构思，我选了四片甘肃构树皮纸，对纸的残损、颜色深浅以及及墨色变化都作了安排，书写的过程中尽量保持自然书写的率意，又尽可能地兼顾到作品的整体效果，时刻保持着理性的操作。那天上午、下午，晚上各写了一幅，用固体胶按预先定好的位置粘贴到白色粉彩纸上，操作过程简便快捷，这是第三件，较前二件相对熟练、完整，块面协调，既有些古意，又有些现代意，但未能达到我所追求的自然书写状态，总被许多其它因素干扰，能被提名，主要还是运气。章草于我，只是近三年的事，小字尚能熟练，大字还显力弱。路还长，我当不断奋进……”



局部

王祭说：

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创作感言，所写的内容为潘天寿的语句，写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法，我的眼睛也不好，耳朵也不灵光，作品也是今天写一张，明天写一张。我从小就是逆反的，以前听任政先生上课，他的理论我是听的，他布置的功课我是不做的，我是欣赏赵冷月的，我喜欢看关良画画，也是关良先生的关门弟子，我也是个戏迷……”（电话通话简要整理而成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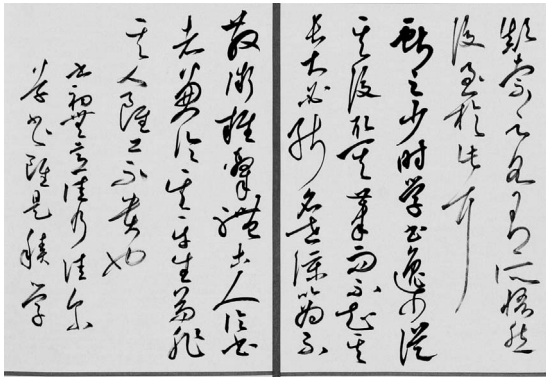


童猛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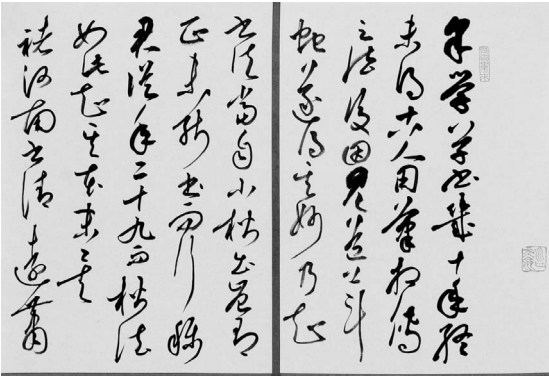
“以下是我投稿创作的一些心得。

1.准备阶段，首先认真阅读参展要求，确定作品内容，近几年来我在《书谱》和《大观帖》下工夫较多，书体选择的是小草。作品款式采用仿古宣八块头拼接。章法选择，我用铅笔在稿纸上打个创作小样，查阅草书字典，使作品内容中每个字的草法规范正确。

2.创作阶段，先创作一幅草稿，仔细查用笔、用墨、点、线、面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需要修改的地方。第二件作品写出后，就明显比第一件要好的多。如此反复地写，我把作品拿给我的老师赵冠军先先批阅，赵师讲解作品中的不足和怎样调整，从十件作品中留下一件好的让我再去创作，直到后面创作出的作品水平超过先前一件，最后确定投稿。整个创作期间我总共写了60遍。我认为参展的过程是提高水平的一个很好的过程。”



局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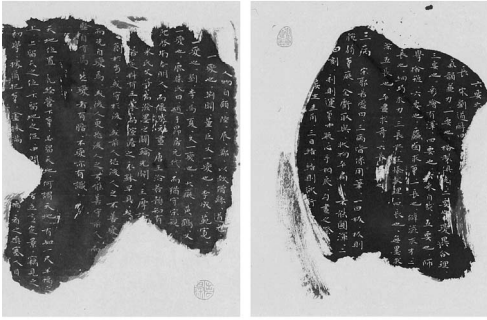


罗玮晟说：

“唐龙子居通禅师开示，留有偈云：‘学道无端学画龙，元来未得笔头踪。一朝体得真龙后，方觉从前枉用功。’

写字设若登入堂奥，依稀可视作世间定之一种。若禅修入定，势必收视反听，实心虚腹，如灵猫捕鼠般，静定功夫是在所难免的。或吉祥，或降魔，或天鹅，抑或野羊等等，无非坐姿各异，只不过是朝夕花开花落看树空。

某之字技，尚徘徊十里之外，竭力企足，仍不知堂奥究居何处。是故，只得学道无端学画龙，本因不觅踪。不足为喜，徒留惶恐忧愁。设若窥见真龙腾渊，自然月圆天心，繁华满枝，何苦为说新词强说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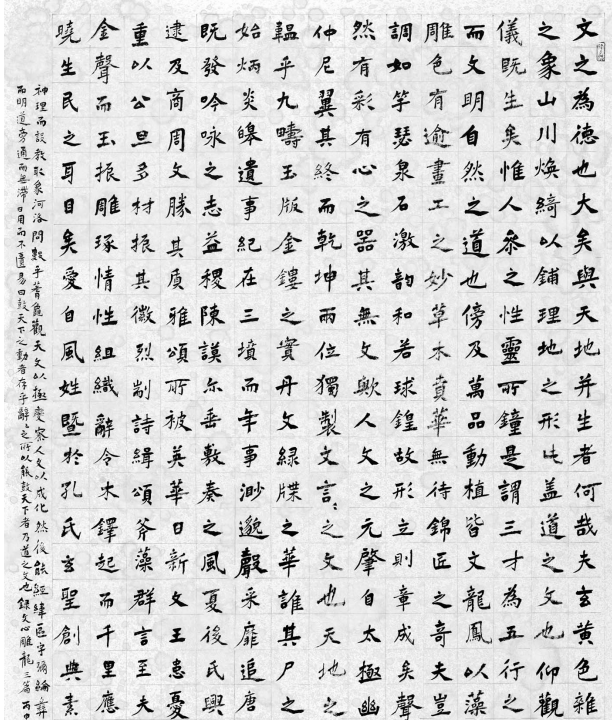


局部

张良说：

“本次书法作品以北魏张猛龙碑为基调，为使线条厚重圆润，朴拙雄强，不仅古典隶章中取法，在书写时还注意它圆浑的一面，惟有圆，方能厚，惟有圆，方能活，惟有圆，方能内涵丰富，写圆笔时要注意它方雄的一面，靠方雄体现出魏碑的力度和神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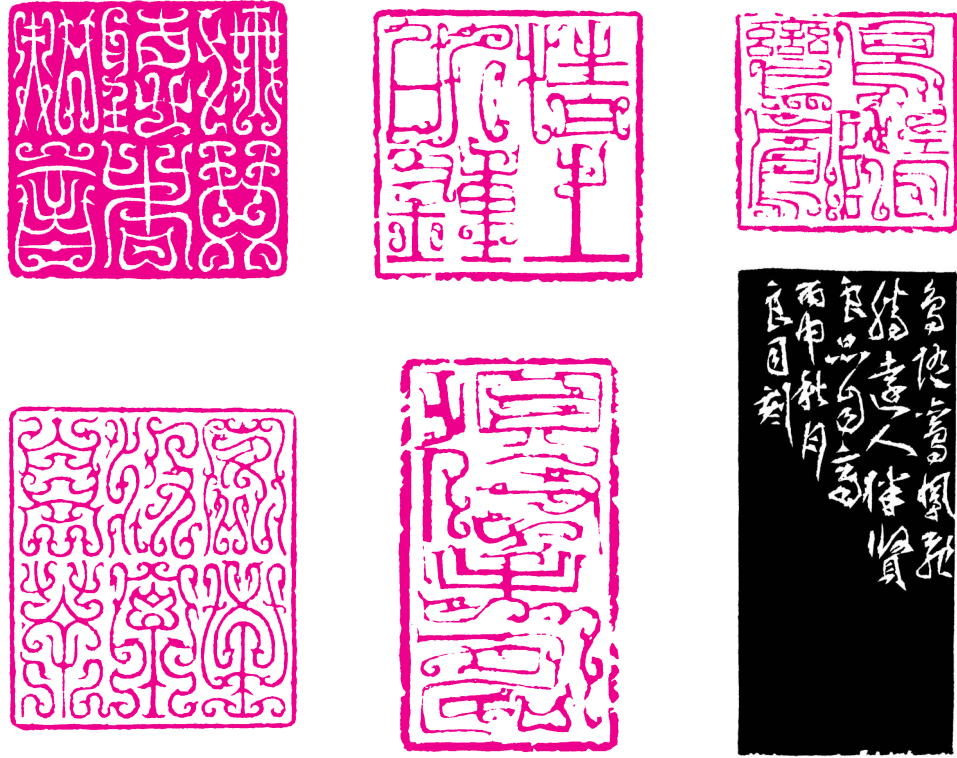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学习过程中北碑书法的自然妙趣、古拙大气、飘逸跌宕上作了些探索和努力，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、佛教的禅道超脱思想融为一体的哲学思想感悟体验，实际上说的都是自然，有了清静中、平和的生活，才能写出好字来。我们需要在潜心研讨前辈的艺术经验、广鉴博览书法精品的基础上，就是要分析经典法帖，在‘察之者尚精，拟之者贵似’的过程中，掌握方法，学习思想，运用这些方法和思想构成新的点线形态，字型结构和章法虚实，遵循天人合一的书法审美标准，并以气、韵、神为审美的追求目标，寻找表达自己意象中的书法语言和自己个性的风格、技巧来创作书法作品，关键还是自然。”



局部

金良良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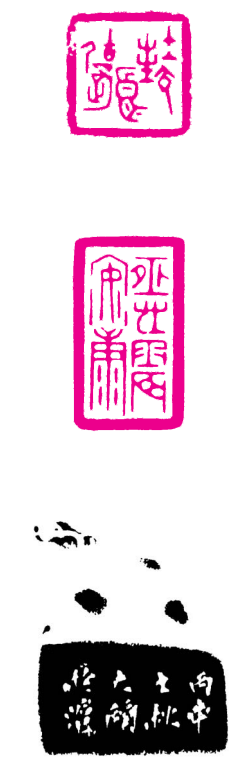
“刻虽是要刀，实则比文！有幸入展，获奖更是意外！沪上篆刻传承有序，流派众多，面目玲珑。愚平日多以鸟虫印面目示人，概因与其投缘。业师常教导，入古深方能出新奇！与古人切磋，全凭揣摩。印中一颦一笑，当寻其脉络，追其根源！愚经十年，摸石趟河，虽未得珠玉，倒也自得其乐，也未尝淹死，幸甚。然前途暗流未知，水道星罗，幸有前辈灯塔，照引前路，得以分河而立。虽终化为河沙，亦无遗憾！”



许耕硕说：

“此次《石中堂印痕》篆刻印屏主要是以战国古玺为创作形式，取法于三晋朱文小玺，风格以规整为主流，偶尔加入岁月锈化感觉，如‘雪泥鸿爪’‘旷野长风’两枚。印签题跋录黄宾虹先生《藏玺例言》中《三代古玺》一文，主要是论古玺与古玺之间的关系，比如‘玺’字是‘金’字旁还是‘土’字旁问题。文中说到以玉器材料刻之乃从‘玉’，以金属材料刻之乃‘金’。书法创作主要受到西北地区楼兰魏晋时期残纸文书风格影响，书体风格在隶书楷书过渡时期，又加之章草风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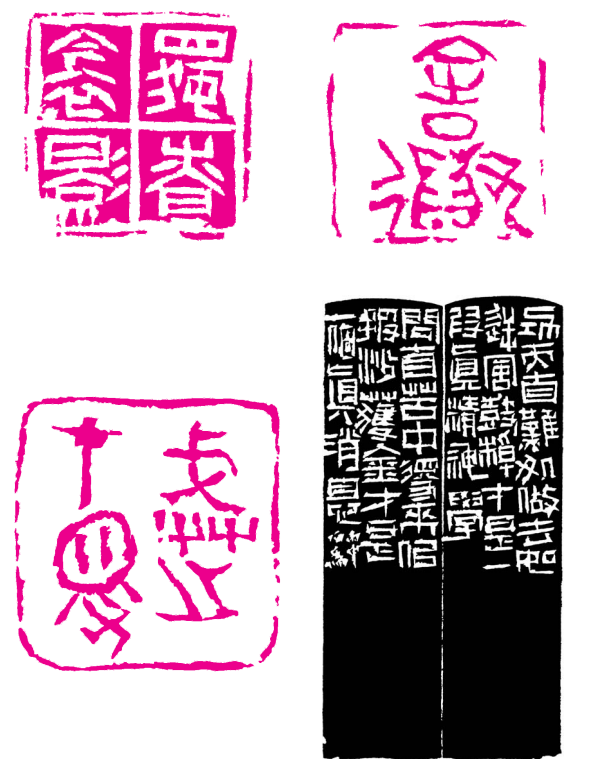
儿时不知有篆刻一门艺术，六七岁时使用泥团做成方形石块，风干之后当印料，更不知有篆刻刀等工具，使用铁条在特殊的‘印料’上面刻字，也忽略了印面需要刻反文的游戏规则。初中之后美术课上正式接触到篆刻，也大多自行钻研。上了大学才开始对于篆刻进行系统学习，顺承到硕士研究生时期，艺术道路上各位恩师对我的细心教导与技法指导教学，使我在篆刻方面能够顺利前行。但自知目前水平粗浅，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。”



张铭说：

“有时候，获奖与入展作品之间没有多大区别，甚至也经常出现入展的不如被淘汰的作品，前者只是运气好，蒙混过关，如我。事实上篆刻于我而言，早已成为自己谋生的手段，或者说是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与有无展览或获奖与否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想通过这个平台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大家交流，仅此而已。

艺术创作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为了这个更好，自己可能要付出一辈子的努力，而努力不只是每天规定自己要刻多少印，而是要不断思考和剖析，用常人难以理解的思维去构建自己的作品，甚至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，想要‘脱颖而出’，就不要怕‘曲高和寡’。近年来的创作基本是顺着这个思路而为，但结果却不能令自己满意，故这次被提名，有点侥幸。”



钟婷说：

“我的获奖作品《山水吾师》，即道法自然！创作思想也紧紧的围绕着主题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法，以取法自然，敬畏自然的创作理念，充分夸张书法的线条，并用刀来塑造书法线条，既突显刀法又不失书法的本来面目，使之产生前后左右错落有致的叠加，努力加强笔画之间的空间感和立体感；色彩上取敦煌壁画之色调，黄中透绿，绿中带黄的色彩互补，旨在追求自然古朴沉稳的色调，拟造自然之境，突出主题。

我沉迷于书法二十载有余，自幼受家父影响，涉猎楷、行、隶等字体，后主攻篆、隶、魏楷。主要临习碑帖有商周金文系列、《毛公鼎》《张迁碑》《礼器碑》《龙门二十品》等。在烦杂的工作之余，每每提笔临帖顿觉天朗气清，心平气和，既可提高业务又可修身养性。工作问道，异曲同工。”

